

五个平凡女子，三十五年的坚毅情谊，
在跌跌撞撞的人生旅途上，共同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刻，
一起欢笑、一起痛哭，还有，一起完成梦想……



THE WEDNESDAY SISTERS

周三姊妹淘

【美】梅格·克莱顿◎著
吴悠◎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THE WEDNESDAY SISTERS

周三姊妹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三姊妹淘 / (美) 克莱顿著; 吴悠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6-3368-8
I. 周… II. ①克…②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3899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8624

THE WEDNESDAY SISTERS©2008 by Meg waite Clayt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g Waite Clayton c/o Marly Rusoff & Associate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书 名: 周三姊妹淘	作者: [美] 克莱顿著
出 版 人: 唐 伽	选题策划: 宣慧敏
责任编辑: 欧子布 岑 杰	装帧设计: 白咏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 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551)58591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6-3368-8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友情中追逐梦想（译序）

当代女性对于梦想的追逐大多毫不犹豫，而回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梦想对于女人来说，很多情况下仍然是遥不可及困难重重的幻景。这个时代，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时间接近于停滞和空白，而对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正是一个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的新纪元。从对越战争到登月竞赛，从冷战思维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剧变让整整一代人在迷惘中反省，也奠定了当代美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

梅格·克莱顿想要摹写一个女性克服困难实现自我梦想的故事，因此《周三姊妹淘》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

弗兰姬、琳达、凯丝、布莱特和艾莉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安逸小城帕洛阿尔托的五位年轻母亲。帕洛阿尔托不仅是如今计算机应用科学蓬勃发源之地，还比邻名校斯坦福大学，

因而居民大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点从五位年轻女人丈夫的职业就可以看出：IBM公司创始员工、医生、物理学家和律师。尽管生活看起来安乐无忧，需要操心的无非是孩子的三餐，值得关注的不过是周末晚上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这五位年轻母亲却都担负着各自生活中的秘密与悲伤。幸而她们有彼此的友谊为慰藉，以对文学写作的热爱相约在每周三的早晨，一路携手走来，坚定了信念去追逐梦想，实现自我。

弗兰姬是全书的线索人物，第一人称“我”。小说大部分情况下通过弗兰姬的所见所闻叙述展开。她以一位新搬来社区的全职母亲身份进入故事，使读者与她一起渐渐熟悉书中的其他人物，渐渐建立起与周三姊妹淘的感情，具有真实的带入感。弗兰姬是一个身材略微丰满，对自己缺乏自信的年轻女性，因为家境窘迫而不得不放弃就读大学机会。她从初来乍到的陌生紧张到与周三姊妹相知相惜，是一段温馨的人生故事。

琳达的出场先声夺人，她金发，瘦高个，热爱运动且说话直接，背负着童年的阴影，是五个女人中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最早的，最为勇敢，但也经受了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她的勇气激励了其她四位周三姊妹迈开步伐，跨过生命的门槛。琳达的故事是小说情绪高潮的集中点。

相比较琳达和弗兰姬，凯丝的性格更为鲜明。她来自美国南部传统而富有的大家族，带着明显的南部口音和生活习惯，生性保守，安于为人妻母的被动命运。但命运的讽刺和莫测却让她成为了周三姊妹中第一个职业女性。凯丝保守而传统的观念曾在五个女人坚固的友谊中掀起波澜，引起争议，但她善

良，隐忍而坚强的性格总是在整个故事中熠熠闪光。

布莱特的标志性特征是双手永远戴着的白手套，手套承载着过去的创伤，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高于大多数男人的智商和脆弱的自尊心；而最晚加入到周三姊妹中的艾莉，看似弱不禁风，却有惊人的勇气独力承担世俗的偏见和一次又一次生命的失去。

五个年轻的女人因为一起收看红极一时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而结缘，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走进彼此的生活。她们既分担痛楚，又分享快乐，在切身体会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的同时，又身体力行着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理想的追寻。她们都是看似不堪一击的弱女子，却都有强大的力量去直面人生。在她们看似安逸的生活表面之下暗潮涌动，在她们看似干脆的抉择背后是犹疑和顾虑，但女人之间的友谊永远温暖、细密、坚定而强大，五个主角的泪水欢笑都是对她们友情和勇气的赞颂和讴歌。

美国女作家梅格·克莱顿在小说中结合了个人和身边朋友的经历。梅格本人成为作家的过程与周三姊妹颇为相似。她在参加了纳什维尔州图书馆开放的月度写作小组后开始尝试写作，并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梅格的处女作小说《光之语》入围了美国专为描写社会变迁题材小说设立的贝尔维瑟奖。在构思《周三姊妹淘》时，除去恢弘的历史事件背景，梅格还记录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日常细节，包括汽车内刚开始安装空调，安全带刚开始被使用，女性绕脖胸衣刚被发明，手握电吹风刚被推广，彩色电视中的强尼·卡森秀广受欢迎。

迎。科技进步和女性意识的萌发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不易察觉却又意味深远。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虽被打上明确的时代特征，但同时又充满着超越时间的女性特质：对家庭的奉献、对孩子的爱、对朋友的关怀；她们时时刻刻在经历新事物的诞生，同时又依旧需要面对多少年来不变的难题：婚姻关系的维系、疾病、失败和歧视。这些问题对于时至今日的女性来说，无疑仍然深具共鸣。《周三姊妹淘》中弗兰姬的努力、琳达的勇敢、凯丝的隐忍、布莱特的智慧和艾莉的坚韧，依然值得如今独当一面的现代女性钦佩欣赏。

如今的女性，早已不会再因为性别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也不会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和保障，两性平等已渐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我们依旧需要面对生活的种种意外纷扰、疾病和挫折。我们依旧需要以宽容之心、勇气之力、隐忍之度和友情的温暖来成为值得欣赏的女性，就如《周三姊妹淘》中的五个朋友那样。

译者

2010年1月

一本与朋友分享的好书

百伦丹出版公司高级副总裁 丽比·麦奎尔

亲爱的读者：

当开始读梅格·克莱顿所著的《周三姊妹淘》这本书的第一章时，我立刻想到了有五个人会毫不犹豫地爱上这本书。读到第二章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另外五个会爱上这本书的人。等读完整本书时，我已经有了一长串名单，并且确信名单上的朋友们都会为这本书而痴迷。

于是，现在我激动不已地将《周三姊妹淘》与你们分享。这个精彩的故事讲述了五个女人生命中的友情和真情——弗兰姬、琳达、艾莉、凯丝和布莱特。她们相遇在1968年的一个游乐场里。她们分享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关注，她们在成立写作小组的时候发现了互相之间心有灵犀，也暂时摆脱了身为入妻和身为入母时的日夜操劳。她们共同经历了那个年代的高潮低谷——登月行动、女性解放运动和对越战争——与此同时她们各自的人生也充满了跌宕起伏，友谊以她们未曾预料到的方式滋养了彼此的才华和梦想。

《周三姊妹淘》是一本可以紧紧抓住你思绪的小说，让你回想起自己的“姐妹们”，对于爱书人和读书人它都是阅读佳作。在此我诚邀你们来发现梅格·克莱顿充满力度的故事中蕴涵的美，并与你的朋友分享（或是像书里那样，与五个朋友分享）。

祝你们读得开心。

丽比·麦奎尔

2008年6月

谨以此书献给

珍，我的周三姊妹淘
布兰达，我的周二姐妹淘，
迈克，我的全部

以及

克里斯和尼克，有关牙齿仙女魔法和
乌贼墨的最佳素材提供者



**有爱之处，
必存奇迹。**

——威拉·凯瑟 《大主教之死》



主要人物表

周三五姊妹

■ 弗兰姬：

小说中的“我”，一个新搬来社区的全职母亲。她羞涩内敛，缺乏自信。因家境窘迫不能读大学，但是一直热爱写作。她在与周三姊妹相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

■ 琳达：

她是一个金发、瘦高个的女子，勇敢率真，热爱运动。她经受住了生命中最大的考验，也激励了其他周三姊妹。她的故事是小说的高潮。

■ 凯丝：

凯丝出生于传统而富有的大家族，性格保守，安于为人妻母的命运。但是命运却让她成为周三姊妹中第一个职业女性。

■ 布莱特：

她一出场就戴着白手套，一直没拿下，手套承载着她过去的创伤，也保护着她脆弱的自尊心。

■ 艾莉：

艾莉最晚加入周三姊妹。她嫁给了一个印度丈夫，当时社会还具有相当的种族偏见，她用惊人的勇气承担一切，包括不能生育的痛苦。

周三姊妹淘看起来就像那些读大学时就在时髦咖啡馆聚会的女人们——除了并不时髦，也非姐妹之外，我们看上去的确很像这么回事。相识久了，我们甚至都不在周三聚会。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会相约在周三早晨帕迪公园的秋千处。这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甚至比那还要早——之后碰面的时间就从周三换成了周日黎明，拂晓，或是任何某个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刻。聚会时间与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一致，这很适合我们。

这是照片里的我们。没错，那就是我——当时身材圆润。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成功地瘦身过。自左往右，第一个是琳达，头发蓬松并且梳理过，那次是她带来了相机，也只有她当时知道我们会留影。她旁边的是艾莉，永远那么苍白，然后是凯丝。最前面戴着白手套，躺在棺材里的，就是布莱特。

是布莱特的手套让我们在多年前相识相聚。一切开始于那个早晨，我带着玛姬和戴维去公园。那里满是东跑西窜的孩子们，任何新来的小家伙只要打个招呼就能加入他们。妈妈们聚在一块儿，似乎——仅仅是似乎，只要打个招呼也就能加入她

们。这还不能算是我的公园，但如果搬来湾区，丹尼和我可能会住在公园所属的社区。社区的街道两旁种植着整齐的树木，有整洁的小花圃和人行道，树叶会随着季节更迭而改变颜色。红色、金色和浅褐色皱巴巴的叶子掠过路面，正如我们在芝加哥的家乡那样。我坐在长凳上捧着本书，戴维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一边用眼角余光关注着玩滑梯的玛姬，一边偷偷打量着其他妈妈们。此时这个女人——布莱特，坐在游乐场那头正对我的长凳上，戴着副白手套。当然那时我还并不认识她。

不，我们不属于戴着白手套的一代了。没错，当还是个小姑娘时，我的确会戴着它们去做弥撒，头上还绑着可笑的小饰巾。不过这可是在1967年——一个穿迷你裙，扎染衬衫和松糕鞋的年代。好吧，也许扎染衬衫和松糕鞋还轮不上，它们出现的时间仅仅略早于竖领的伊佐德衬衫，但绝对少不了迷你裙。无论如何，这绝对不是一个人们会戴着白手套出现的时代，更何况是在星期三早晨的公园里。

这算怎么回事？我想：这姑娘以为自己是杰姬·肯尼迪吗（当年“姑娘”这个词可并没包含什么特殊的贬义）？我禁不住好奇地想：她也许是从游乐场后头那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里走出来的。这幢就快散架的白色豪宅入口处有巨大的廊柱、依旧风情万种的棕榈树和开阔平坦的草地。这一切都表明它曾经的风光无限——此时一位妈妈在长凳那头坐下说道：“她一直戴着它们。”

这就是琳达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她一直戴着它们。”

通常我并不跟陌生人去八卦另一个陌生人。即使是琳达这

样看起来就很面善的女人。她是个身材姣好的金发女子，嗯，她就是琳达。戴着顶斯坦福的红色棒球帽，帽前有显眼的白色字母，浓密的金色长辫子从帽子后伸出来——那时候的姑娘们可不戴棒球帽，也不会运动塑身，只满足于单纯的苗条。

“你盯着她看呢。”琳达说。这就是琳达，坦率直白。

“噢。”我说，仍旧盯着她的棒球帽，琢磨着就算吉吉特也不会戴顶棒球帽，更不用说电影中的珊德拉·迪或是出现在卫星一台节目里的萨丽·菲尔德了。

“我并没有批评的意思，”她说，“每个人都这样。”

“批评？”

“我是说盯着她看。”琳达略微移了移位置。我这才看出她怀孕没多久。

“你是新来这个社区的吧？”她问。

“不，我们……”我调整了下自己的猫眼眼镜，这是个紧张时下意识的习惯动作，母亲一直试图让我改掉。“我先生和我也许会搬来这儿，等他完成学业后。他收到了份工作邀约，我们……他们给我们看了那边的那幢小房子。”我指了指中心道对面，正对那座破落豪宅的房子。

“那幢有粉红色百叶窗的错层房？”琳达说道，“我以为它昨天才刚卖掉。没想到你已经搬进去了！”

“它还没卖掉。我们也还没住进去。搬过来要等到春天呢。”

“噢。”她有些困惑，“呃，那么你们会把那些颜色可怕的百叶窗重新油漆的，是吧？”

就像我说的，琳达永远那么坦白直率。

一切开始于这个周三：1967年9月6日。

每当告诉人们那年夏末是我第一次来湾区，也是周三姊妹淘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们立刻会联想到喇叭裤，嬉皮士，反战，种族骚乱和迷幻药。想起活在那个年代却从未见过大麻也从未冲任何人招摇过和平标语，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毕竟当时我已经有了个三岁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儿子。我的丈夫已经过了征兵年龄，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数月之后就会有份全职工作。我经过上了从小被循循善诱要求去过的生活：孝顺的女儿，优秀的妻子，体贴的母亲。周三姊妹淘里的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在爱心暑假里换尿布，去杂货店，做金枪鱼烤盘，织毛衣背心（是的，毛衣背心），并且在家庭活动室收看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节目。我也看本地新闻，更多是为了关注小熊队；他们刚输给道奇队，结束了三连胜。三连胜并不算什么了不起，可那是1967年的小熊队，尽管费基·杰金斯236次出局，而容·桑托31次把球打飞。

话说回来，我正打算叫住玩滑梯的玛姬，给她从头到脚清理一番，但她自己独立完成了。同时我有些被眼前这个金发女子吓到，当时还并不知道她叫琳达。于是我意识到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是弗兰姬·欧玛拉。”我说道，忘了自己已决定以新名字开始新生活，玛丽·弗兰西斯，或弗兰西斯，或者干脆弗兰。我试图补充道：“玛丽·弗兰西斯·欧玛拉——”我喜欢想象有一天这个名字出现在一本小说的封面上。当然那时我除了婚姻和做一名母亲外并没有别的梦想。而琳达已经把弗

兰姬这个名字叫开了。

“弗兰基？这可是个男人的名字——而你又是这样的凹凸有致，妩媚动人。我真希望能有你这样的身材曲线。瞧瞧我自己，基本就是直上直下的一块板。”

我愿意拿自己婴儿肥的“曲线”交换她那被包裹在双针织宽松长裤和条纹高领毛衣下的身材。她看起来就像伊卡璐广告片里的女孩——“如果你赢不了她们，就加入她们”——只不过她更像相反的类型：“如果你无法加入她们，就赢过她们。”然而她却素面朝天，连唇膏都没用。

“你在读什么呢，弗兰姬？”她问。

公平起见，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琳达记忆中的第一个早晨跟我颇有出入。她发誓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读的是什​​么？”并且由于我只顾盯着布莱特看，没听见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她才接着说“她一直戴着它们”。她还发誓说让我们相识的是我手中那本书。书也是她和凯丝相识的起因。在派对上她们谈论起了《冷血杀手》，而其他人仍不得不谈论帕洛阿尔托的美妙天气以及丈夫做出定居于此的决定是多么明智，而她们又是多么幸运，诸如此类的废话。

我举起了书的封面给琳达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最新悬疑小说《第三个女孩》。她眨了眨金色的睫毛，眼眸中混合着各种颜色，好比蓝色、绿色和黄色的碎玻璃混合在垃圾回收桶里一样。

“悬疑故事？”她说，“噢。”

她说自己更喜欢“题材严肃的小说”——并非恶意，不过